

德国普通教学论传统、危机与新方向：对德国教学论专家迈尔的访谈^一

彭正梅 张玉娴

摘要 在这篇访谈中，迈尔考察了德国普通教学论传统及其主要流派、危机和新方向，区分了普通教学论与特定领域的教学论以及经验研究的关系，并提出普通教学论的存在必要性及其转向课程论传统的倾向。

关键词 普通教学论；经验研究；课程传统

作者简介 彭正梅/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学教授（上海 200062）

张玉娴/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比较教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上海 200062）

一、关于教学论传统

彭：欢迎迈尔教授再次来到华东师范大学进行学术讲演。中国一直存在着教学论与课程论的争论，据我所知，德国也存在着这样的争论。今天，很高兴能有机会就这个问题与迈尔教授进行探讨。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你的博士论文做得也是关于课程论方面。

迈尔：是的，我的博士论文探讨的是课程研究的方法问题。德国或欧洲大陆存在着不同于美国课程论传统的教学论传统。这种教学论传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普通教育学传统，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就是这种传统的体现。

彭：你似乎认为普通教学论与普通教育学是一回事？

迈尔：是的，我认为这是一回事。要说区别嘛，普通教育学除了教学论的核心关注外，还强调教学论的人类学和哲学基础。

彭：也就是说，普通教育学更加强调系统性，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应该是这个方面的典范。

迈尔：也是德国教育学的特色。

迈尔：与英美教育强调经验性和实用性不同，德国教育传统则更加强调普通知识（general knowledge）或者说，强调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教育。这种对普通知识的强调，也是普通教学论的渊源。

彭：普通教学论中的“普通”，就是不分学科和专业，具有普适性的意思。赫尔巴特的四步教学法，就具有这样的普适性。四步教学法不仅对德国，而且还对 20 世纪前后的世界，如美国、日本和中国，产生了普遍的影响。中国也有传递普通知识的传统，强调礼、乐、射、御、书、数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但中国没有产生现代普通教学论，所以最初赫尔巴特的教学论思想经由日本传到中国时，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甚至把赫尔巴特称为“圣人”。

迈尔：你的意思是中国也具有普通教学论的潜在土壤。

彭：是的。我们不太争论教育内容的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教什么样的内容，有着不言而喻的共识。例如，朱熹编辑的四书，作为教材，延续了几百年。我们对德国普通教学论感兴趣，是因其与我们的传统相似。

彭：中华民国时期即第一共和国，由于受美国教育传统的影响，特别是杜威在中国的 2 年多的直接影响，中国曾经非常重视课程论。但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即第二共和国成立后，在苏联教育学的影响下，民国时期的课程论传统被清除和遗忘了，中国重新恢复了普通教学论传统。在我看来，凯洛夫教育学是赫

^一 2013 年“中德教学论对话”期间，华东师范大学彭正梅和张玉娴对来自德国奥登堡大学的普通教学论专家迈尔进行了访谈。希尔伯特·迈尔(Hilbert Meyer, 1941-)德国当代世界著名的教学论家和学校教育学家，出版著作 30 余部，论文 130 多篇，其中多部作品被翻译成日文、意大利文、丹麦文、斯洛文尼亚文、韩文和中文等。其最重要的著作有《学校教育学》上下卷，《什么是好的教学》，《如何备课》，《教学方法·理论篇》，《教学方法·实践篇》，《教学模式》，《门把手教学论》。

尔巴特传统的变式。

迈尔：从《大教学论》开始，经由赫尔巴特，普通教学论在德国教育学话语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

彭，迈尔：现在，普通教学论在中国与德国经历着某种危机。

二、德国教学论的危机

（一）特定领域的教学论的兴起

彭：自 2000 年以来，随着德国一些普通教学论教授退休，普通教学论的教授职位被废弃或者重新界定了，在有些地方，普通教学论被更名为“经验教学研究”。

迈尔：新派别的支持者，如柏林的 Jürgen Baumert 认为，德国教学论无法建立起自己的经验研究。在他们看来，一门仅仅规范性地讨论好的教学和“教养”的学科是不值得存在的。

彭：特定领域（domain-specific）教学论的研究在德国大学中得到广泛实施。在日本，同样的状况也在发生。

迈尔：德国的教师教育课程也在悄无声息地发生着巨变。大约 30 年之前，学习两三种不同的普通教学论的模式对于每个学生来说是非常正常的。然而现如今，有很多大学，根本不介绍普通教学论，直接让学生学习特定领域的教学论模式。

30 年前，大多特定领域的教学论学者都与普通教学论者如克拉夫基（Wolfgang Klafki）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将普通教学论学者提出的模式作为研究和指导方针的框架。如今，很多学者发展出了自己的理论框架，他们只进行自己的经验研究，却不再关心克里夫及和克林伯格（Lothar Klingberg）等老一辈学者的模式。比较突出的是数学教学论者，他们的很多研究成果都是关于数学教学质量和数学教师的专业性知识的。

彭：大约 50 年前，克拉夫基等学者告诉我们，普通教学论是教育理论的核心学科。今天，很难听到有哪位学者会这样说。特定领域的教学论在不久的将来似乎会全面取代普通教学论。然而遗憾的是，普通教学论的削弱，导致了对学生整体发展的关心的削弱。

（二）作为理论的、经验研究的和人类行为学的教学论：一种必要的区分

迈尔：在我看来，在德国和世界范围内，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教学论方向。这三种方向对于普通教学论以及特定领域的教学论来说仍是有效的：第一，作为理论的普通教学论对目标、概念和教学与教育的前提条件进行分析并将其概念化。比如，本纳的著作《普通教育学》（有中译本），其中包含了许多对于教学论的回应；第二，经验教学论，描述了学校和其他地方的教学现实，并且分析了教学效果的条件和结果。Andreas Helmke 的著作《教学质量和教师专业化》，就是这方面的典型；第三，作为人类行为学的教学论关注教学一线教师教学指导原则、手册和培训项目。我的著作《怎样上课才最棒--优质课堂教学的十项特征》，就是这方面的研究。

彭：德国普通教学论是否有机会重生，就应该对这三个方向加以探讨。

迈尔：理论层面的普通教学论研究目前基本上处于停滞状况。相比之下，经验研究则呈现一副完全不同的图景：50 年前，经验研究出现了，最初的成果却少得可怜。但如今，经验主义教学论繁花硕果，而且几乎所有研究经费都投入于其中。然而，我对这些新理论框架的研究质量表示怀疑。在我看来，关于班级教学“内容”的经验分析就存在缺陷，因为它忽视了每种教育当中“教养”的理念。普通教学论和经验研究不应是“相斥的姐妹”，而必须学会对话沟通。我认为，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已经在促进二者对话方面取得了进步。

彭：据我所知，人类行为学的普通教学论已取得了某些进展。

迈尔：是的，但只是局部的进展，并且仅仅局限于表面。人类行为学方面的教学论的书表达清晰易懂，且数量较大。然而，这类教学论仍旧使用一种“自上而下”的传统教学模式。读者常常天真地接受这些理论，而并非努力成为自己理论的建构者。有人对这种现象进行批评，但我却不同意这种批判。教师在职业开始阶段建构自己理论的能力是很差的。建构个人理论的能力是在长期的职业训练过程中发展的，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此类人类行为学的教学研究。

彭：根据你的描述，这是否意味着普通教学论作为一种理论和研究领域可以得到重生？

迈尔：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想先探讨一下过去 50 年德国普通教学论的重要流派。